下

中华古籍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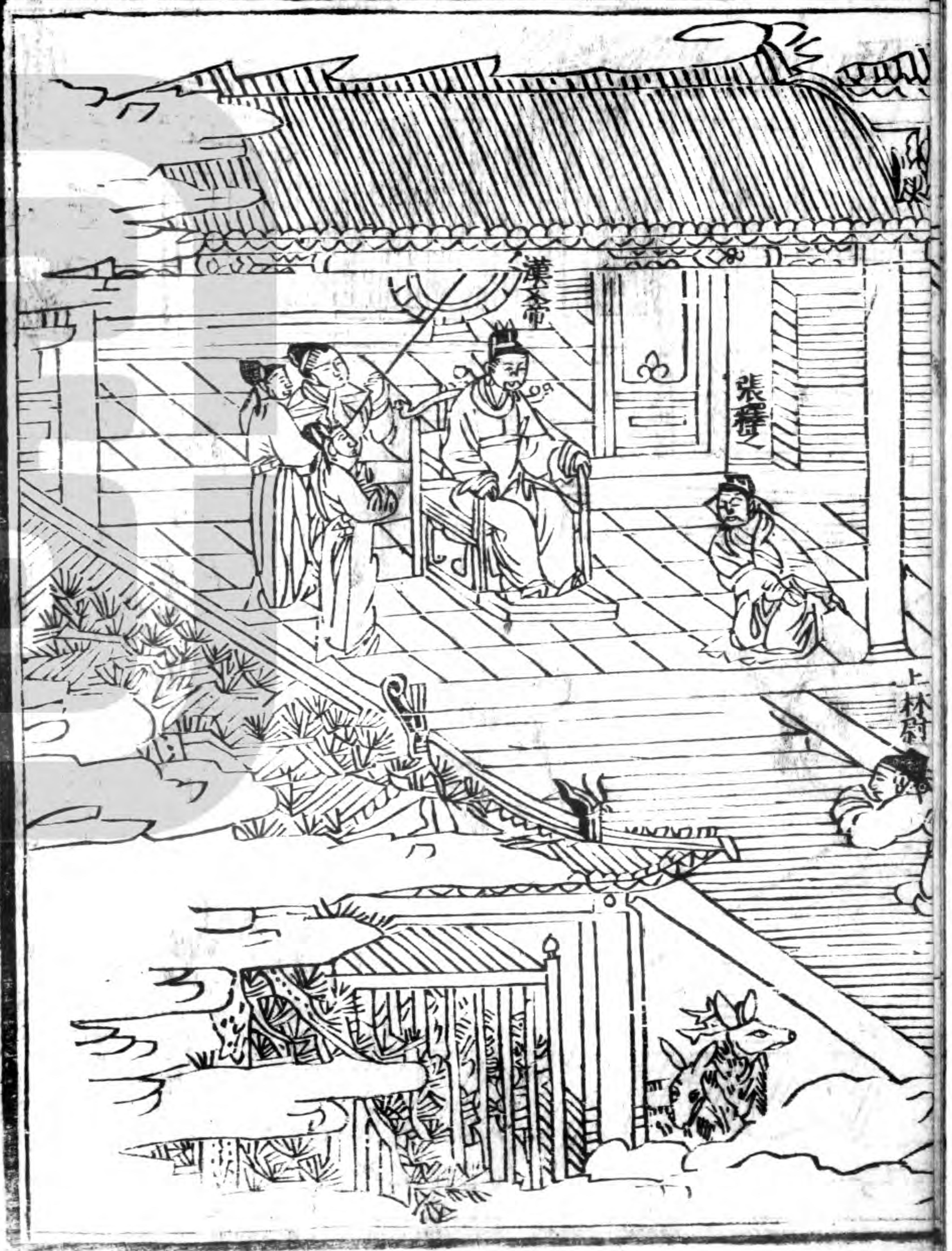
納諫賜金

漢史紀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騎並音傍車擥轡上曰將軍怯耶盎曰臣聞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阪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又從幸上林奏卻慎夫人坐上說賜盎金五十斤

【解】西漢史上記文帝到霸陵上面過西邊欲馳車下高峻的坡阪有隨駕的中郎將姓袁名盎騎着馬傍車而行急忙挽住了車轡不肯馳驟文帝說將軍莫非膽氣怯耶何乃怕懼如此袁

盎說臣聞明聖之主不肯乘危險之地凡有舉動必要萬全不圖僥倖而免知此身所係甚重也今陛下駕六馬之車馳騁而下峻阪就是無事亦乘危倖免耳儻或一時馬驚車敗寧有不測之變悔將何及陛下縱然自輕其身其如高祖之付託太后之屬望何帝聽其言停車不下後袁盎又隨文帝往上林帝有箇寵愛的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而坐袁盎以為非禮奏使慎夫人退卻文帝喜其屢進忠言賜他金五十斤大人臣進諫只要其君免於危險無有過失非圖賞也今文帝既聽其言又加重賞如此蓋深知其言之有益且欲以勸他人之直言耳從善之意何其切哉

不用利口
嗇夫



漢史紀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詔張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曰周勃張相如稱長者両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實也帝曰善

解 西漢史上記文帝一日遊幸上林苑登養虎的虎圈因問上林苑管簿籍的官說這苑中各樣的禽獸有多少數目這官人一時答應不來

有箇管虎圈的嗇夫在旁邊替那官人一一答應。甚是詳悉。文帝喜他。遂召侍臣張釋之說。這嗇夫有才能。可就着他做上林苑令。釋之對說。如今朝中如周勃張相如。這兩箇人是有德的長者。能任朝廷大事。然其言事皆說不出口。盖有德的人。自然器宇深沉。言語簡當。豈學這嗇夫喋喋然用快利之口。便捷以辯給哉。今若因嗇夫口辯。就超遷他。恐天下聞此風聲。而靡然倣傚。都只學舌辯能言。不務誠實。則風俗薄。而

李鈞文

人心漓矣。文帝以張釋之所言當理。遂止不用嗇夫。觀此一事。則知用人者不當但取其言。而文帝從諫之善。亦於此可見矣。宜其為漢朝一代之賢君也歟

李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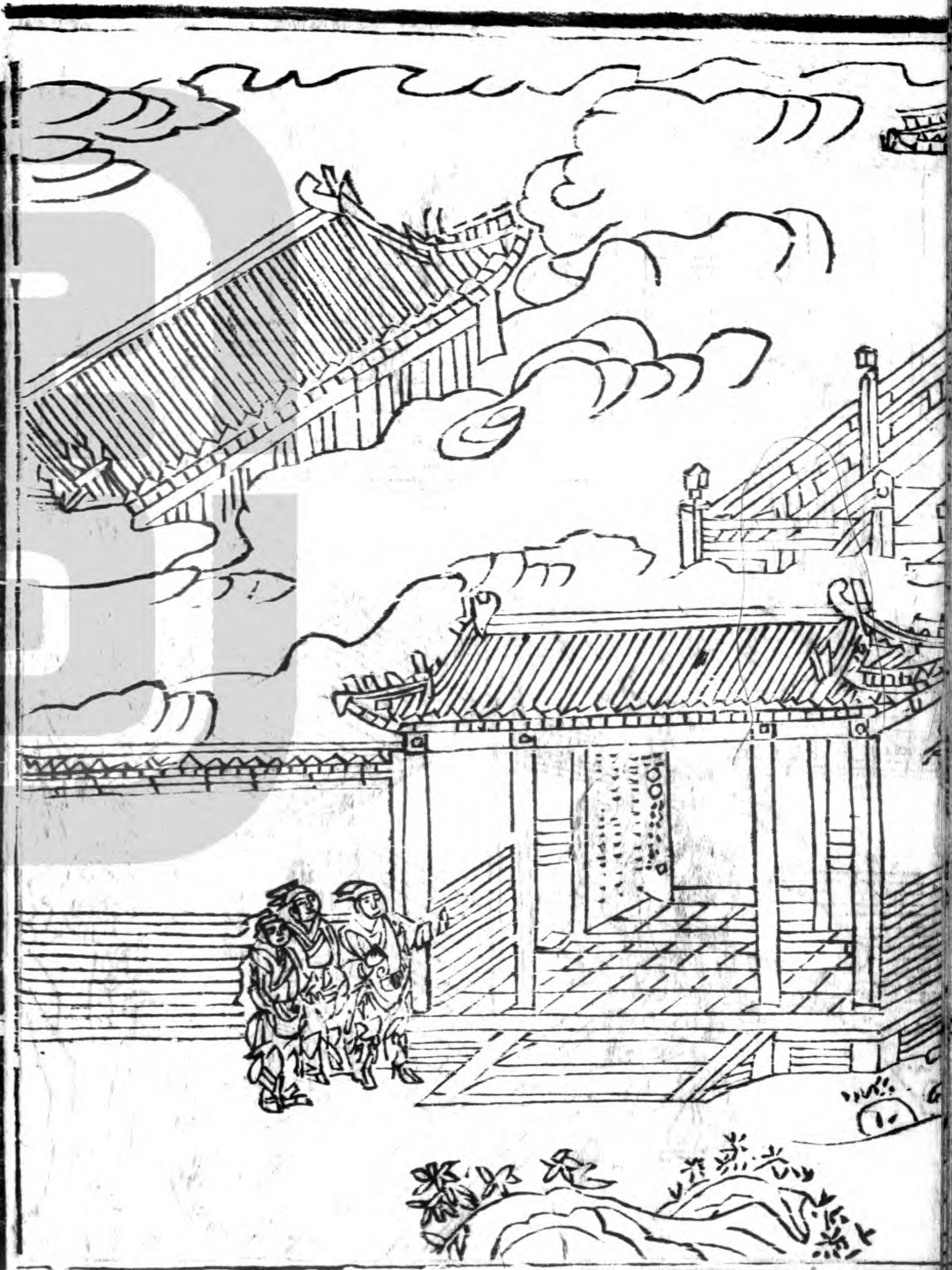
漢史。紀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解)西漢史上。記文帝嘗欲在驪山上造一露頂高臺。使工匠計筭所費幾何。工匠計筭說。該用百金。文帝說。百金之貲財。若以民間中等的人家計之。可勾十戶人家的產業。今築一箇臺。就破費了十家的產業。豈不可惜。且我承繼着先帝的宮室。不為不廣。常恐自已無德。玷辱了先

遣倖謝相

帝。又豈可糜費民財。而為此無益之工作乎。於是停止露臺之工。不復興造。夫文帝富有四海况當承平無事之時。財用有餘。然百金之微。猶且愛惜。不肯輕費如此。雖堯舜之土階。大禹之卑宮。何以過之哉。大抵人主愛民之心重。則自奉之念輕。夫以一臺之工。遂至費百姓十家之產。若如秦皇之阿房驪山。宋徽之龍江艮嶽。其所費又不知其幾千萬家矣。竆萬民之財。以供一己之欲。一旦民窮盜起。社稷丘墟。雖有臺池

印秀



漢史紀文帝以申屠嘉為丞相時鄧通愛幸無比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曰陛下愛幸群臣即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語吏令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嘉乃解通還見上流涕曰丞相幾殺臣

（解）西漢史上記文帝以申屠嘉為丞相嘉為人

正直。文帝甚重之。時有箇郎官叫做鄧通。得幸於文帝。寵愛無比。嘉嘗入朝。見鄧通在文帝旁邊。狎恃恩寵。有怠慢之狀。嘉即奏說。陛下愛幸群臣。只好賞賜他財物。使之富貴是矣。至於朝廷上的禮儀。則不可不嚴肅。及罷朝。回坐於丞相府中。寫文書去提鄧通。說道。他若抗拒不來。便當處斬。鄧通恐懼。求救於文帝。文帝知丞相所執者是朝廷之禮。鄧通委的有罪。就着他去見丞相。通到府中。取了冠。跣足。頓首謝罪。申屠嘉責他說。朝廷乃禮法所在。你一箇小臣。敢狎戲於殿上。犯了大不敬。論罪當斬。因使吏拿出斬之。通叩頭謝罪。至於出血。嘉怒猶不解。文帝料鄧通已在丞相處陪話知罪了。乃使人持節召通。而致謝丞相。申屠嘉乃遣之。鄧通回去。到文帝面前流涕說道。丞相幾乎殺了臣。夫文帝寵倖鄧通。致敢於怠慢。其始固不能無過。然申屠嘉正言直論。而帝略不偏護。即遣令就罪。使大臣得伸其法。而嬖倖不敢狎恩。非聖君而能

若是哉

漢史。紀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使劉禮屯霸上。徐厲屯棘門。周亞夫屯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細柳。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将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使持節詔将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曰。将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上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成禮而去。曰。嗟乎。此真将軍矣。向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将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

得而犯耶

(解)西漢史上。記文帝時。北虜匈奴入邊為寇。文
帝拜劉禮。徐厲。周亞夫。三人俱為將軍。各領兵
馬出京。分布防守。劉禮屯于霸上。徐厲屯于棘
門。亞夫屯于細柳。文帝親到各營撫勞將士。初
到霸上棘門二營。車駕徑入。沒些阻當。末後往
細柳營。導駕的前隊。已到營門。被軍士阻住不
得入。與他說。聖駕就到。可速開營門。那軍門都
尉對說。我軍中只知有將軍的號令。不知有天
子的詔旨。少間文帝的駕到了。還不開門。文帝
乃使人持節召亞夫。說朕要進營勞軍。亞夫纔
傳令開營門接駕。臨進門時。守門軍士又奏說
將軍有令。軍中不許馳驅走馬。文帝乃按住車
轡。徐徐而行。到中軍營。亞夫出迎。手執着兵器
只鞠躬作揖。說道。甲冑在身。不敢拜跪。臣請以
軍禮參見。文帝聽說。悚然改容。俯身式車。使人
傳旨致謝亞夫。說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文
帝出營門。歎美亞夫說道。這纔是箇真將軍。恰

纔見霸上棘門二營那樣疎略。如兒戲一般。萬一有乘虛刼營之事。其將固可掩襲而擄也。至如亞夫這等紀律可得而輕犯耶。嘗考古者人君命將。親推其轂。授之以鉞。曰。閫以外。將軍主之。不從中制也。蓋將權不重。則軍令不嚴。士不用命。故穰苴戮齊王之嬖臣。孫武斬吳王之寵姬。而後能使其衆。以成大功。觀周亞夫之紀律嚴明。誠為一時名將。然非文帝之聖明。重其權而優其禮。則亞夫將求免罪過之不暇。況望其能折衝而禦侮哉。後世人君御將。宜以文帝為法

蒲輪徵賢
申公

漢史紀武帝雅嚮儒術以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二人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上問以治道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解 西漢史上記武帝素喜好儒者的學術因舉用當時名儒以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王臧又舉薦他師傅申公說他的學問更高武帝聞說即遣使去徵聘他又聞申公年老恐其途中受勞因駕一輛安車去迎接申公

又用蒲草裹了車輪使其行路軟活坐的自在。又用幣帛一束加上玉璧以為聘禮。申公感武帝這等盡禮遂隨聘到京。武帝授以大中大夫之職。安置在魯王府裡居住。問他治天下的道理何如。申公對說。為治也不在多言。只是着實行將去便好。蓋議論多則心志惑。與其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為有益也。夫天下之治亂。係賢人之去留。是以古之明君。以屈己下賢為盛事。而親枉萬乘。以盡禮于衡門韋布之賤者。往往有之。漢興以來。雖不逮古。而武帝此舉。猶庶幾古人之意。至申公力行一言。則又治天下之要道也

明辨詐書
漢帝
霍光

四十九

漢史紀昭帝時。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與其子
安。及桀弘羊等詐令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大將軍
霍光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書奏帝留中。明
旦光聞之。不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上
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
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
書者果亡。後桀黨有譖光者。上怒曰。大將軍忠臣。
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桀等乃不敢
復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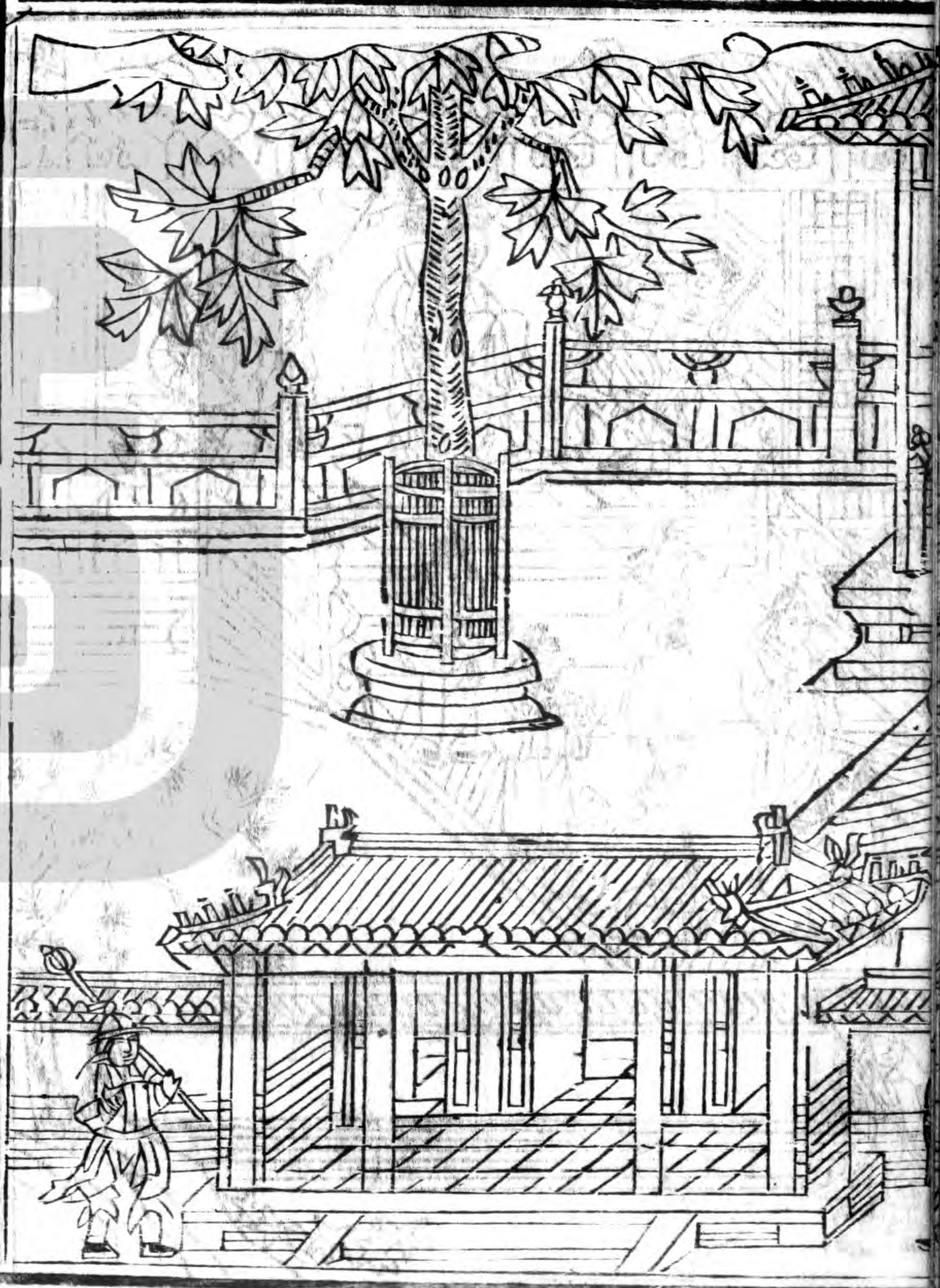
解 西漢史上。記昭帝年幼登極。大將軍霍光受遺詔輔政。那時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與其子上官安。及桑弘羊等。各以私恨霍光。而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為天子。亦懷怨恨。于是上官桀等。欺昭帝年小。設謀要排陷霍光。教人假充做燕王的人。上本劾奏霍光。說他擅自更調幕府校尉。加添人數。專權自恣。圖為不軌。昭帝覽奏。留中不下。霍光聞之。待罪于外。不敢入朝。帝使人召光入。光見帝。取了冠帽。叩頭伏罪。昭帝說。將軍戴起冠。朕知這本是假的。將軍調校尉還未滿十日。燕王離京師數千里。他怎麼便就得知。可見是詐。那時昭帝年纔十四歲。左右之人。見帝這等明察。莫不相顧驚駭。那上書的人。果然涉虛逃走。以後上官桀的黨類。又有譖毀霍光者。昭帝即發怒說。大將軍是个忠臣。先帝因朕年幼。託他輔朕。再有言者。即坐以重罪。自是桀等懼怕。不敢復言。而霍光輔相昭帝。竟為賢主。若使上官桀等之讒得行。則霍光之禍固

不待言。而漢家宗社亦危矣。於戲。托孤寄命。豈易事哉

褒賢守令

漢史紀宣帝時極重守令嘗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解 西漢史上記宣帝選用官員極重那知府知縣兩樣官嘗說道各府太守最是親民之官第一要緊若是到任不久就還轉去百姓便不得蒙其恩惠且迎新送舊徒見勞擾必須做得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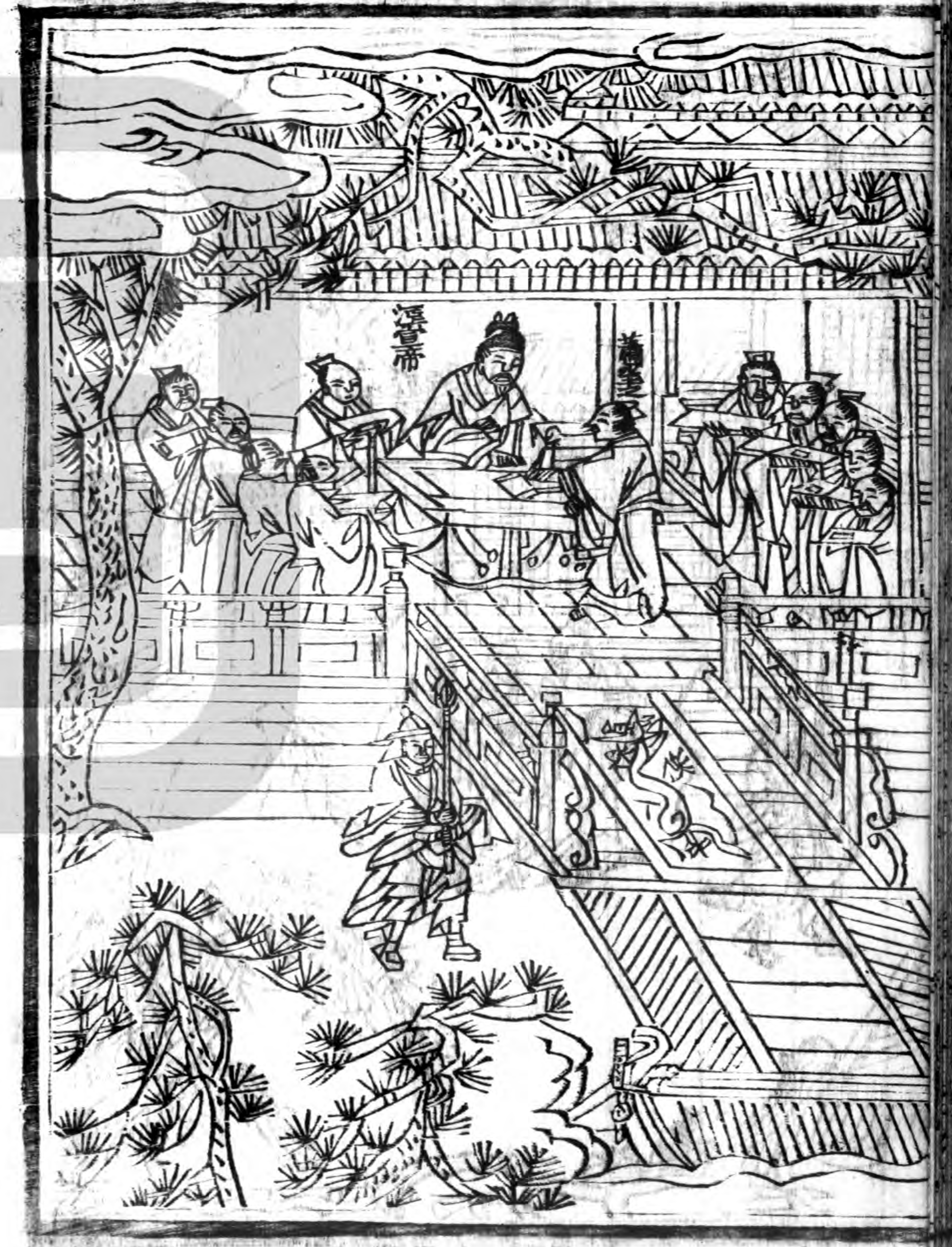


久。然後民情土俗。百姓甘苦。他都知道。施些恩惠。行些政事。也都曉得頭腦。那百姓也欺哄不得。自然順從他的教化。所以宣帝時做守相。食二千石俸的。都要久任。若是歷任未久。就有功勞。也只降勅書奬勵。或就彼加陞官級。或賞賜金帛。或賜以關內侯的爵級。仍令照舊管事。到做的年歲深了。遇三公九卿有缺。即把向前旌表的好太守。不次擢用。如黃霸以潁川太守入為太子太傅。趙廣漢以潁川太守入為京兆尹。

宣帝之留心守令如此。所以那時做官的人人勉勵。好官甚多。而天下太平。中興之美。後世鮮及焉。夫官惟久任。則上下相安。既便于民。日久超擢。則官不淹滯。亦便于官。此用人保民之善法也。後來科目太繁。頻數日增。陞轉之期。計日可俟。席不暇煖。輒已他遷。視其官如傳舍。視百姓如路人而已。其何以治天下哉

詔儒講經

十七



漢史紀宣帝時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解 西漢史上記宣帝好文見得五經所言都是修身治天下的大道理自經秦人燒燬一番到今表章之後雖已漸次尋出但諸儒傳授互有異同不得歸一而諸家傳註亦且各自以為是無一定之說因此詔諸儒臣講究五經同異如經文有不同的便要見誰是真傳誰是錯誤傳

註有不同的便要見其人說的與經旨相合其人說的與經旨相悖又命蕭望之等評論他每講究的誰是誰非奏聞於上上親稱制臨視而裁决其可否這五經中定以先儒梁丘賀傳授的易經夏侯勝夏侯建傳授的尚書穀梁淋傳授的春秋為真當於是將這三經各立博士之官着他教習弟子以廣其傳其詩禮二經蓋先已有定論故不述也自宣帝以來五經如日中天傳之萬世為治天下者之準則其功亦大矣

漢史。紀成帝時。張禹嘗爲護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力救。上意解。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解）西漢史上記。成帝時。外戚王氏專權亂政。安

昌侯張禹原授成帝經成帝以師禮待之。禹為人有經學。但其性柔佞又年老。要保全名位。因見王氏威權盛。遂黨護之。其誤國不忠之罪大矣。那時有原任槐里縣令朱雲。為人剛直。惡張禹如此。乃上書求面見天子言事。公卿都侍立在前。朱雲上前直說。須賜尚方斬馬劍與臣。斬一箇佞臣的頭。以儆其餘。成帝問佞臣是誰。朱雲對說。是安昌侯張禹。成帝大怒說。小臣敢當大廷中辱我師傅。其罪該死不可赦宥。御史遂

拿朱雲下殿去。朱雲攀扯殿前欄干死不肯放。御史拿急。遂將欄干扯斷了。朱雲乃大呼說。昔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臣今以直諫被戮得從二臣遊於地下。為忠義之鬼。其願足矣。但惜聖朝為奸佞所誤。不知後來變故何如耳。朝班中有左將軍辛慶忌。取去冠帽叩頭說。此臣素稱狂直。宜賜優容。於是成帝怒解。朱雲纔得免死。到後來修理欄干。成帝說。此欄干不必改換新的。只把這折處葺補留箇遺迹。使人知道

是朱雲所折以旌表直言之臣夫國家不幸有
奸臣弄權邪佞小人又從而阿附之相與壅蔽
人主之聰明所賴忠義之士發憤直言以陰折
其氣而消其黨苟加之罪則天下莫敢復忤權
奸而人主益孤立於上矣成帝既悟朱雲之直
遂宥其死且留檻以旌之蓋亦有見於此可謂
有人君之度者故史臣紀而稱之

漢史紀光武少與嚴光同學及即位思其賢令以
物色訪之有一男子披羊裘釣齊澤中帝疑其光
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
幸其館光臥不起帝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
助為理耶光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
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
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
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
共臥爾

解東漢史上。記光武少時曾與處士嚴光同學讀書。到後來光武即帝位。嚴光逃匿不肯見。光武思念他賢。使人把他的模樣去各處訪求。聞說有一男子披着羊裘。釣魚於齊國之澤中。光武知是嚴光。乃備安車及玄纁幣帛。遣使者聘請之。三次往返。然後肯來。到京師。光武車駕即日親到他下處看他。嚴光睡着不起。光武直到他牀前。以手撫摩其腹。稱他的字說。咄咄子陵。不可扶助我為治耶。嚴光張目看着光武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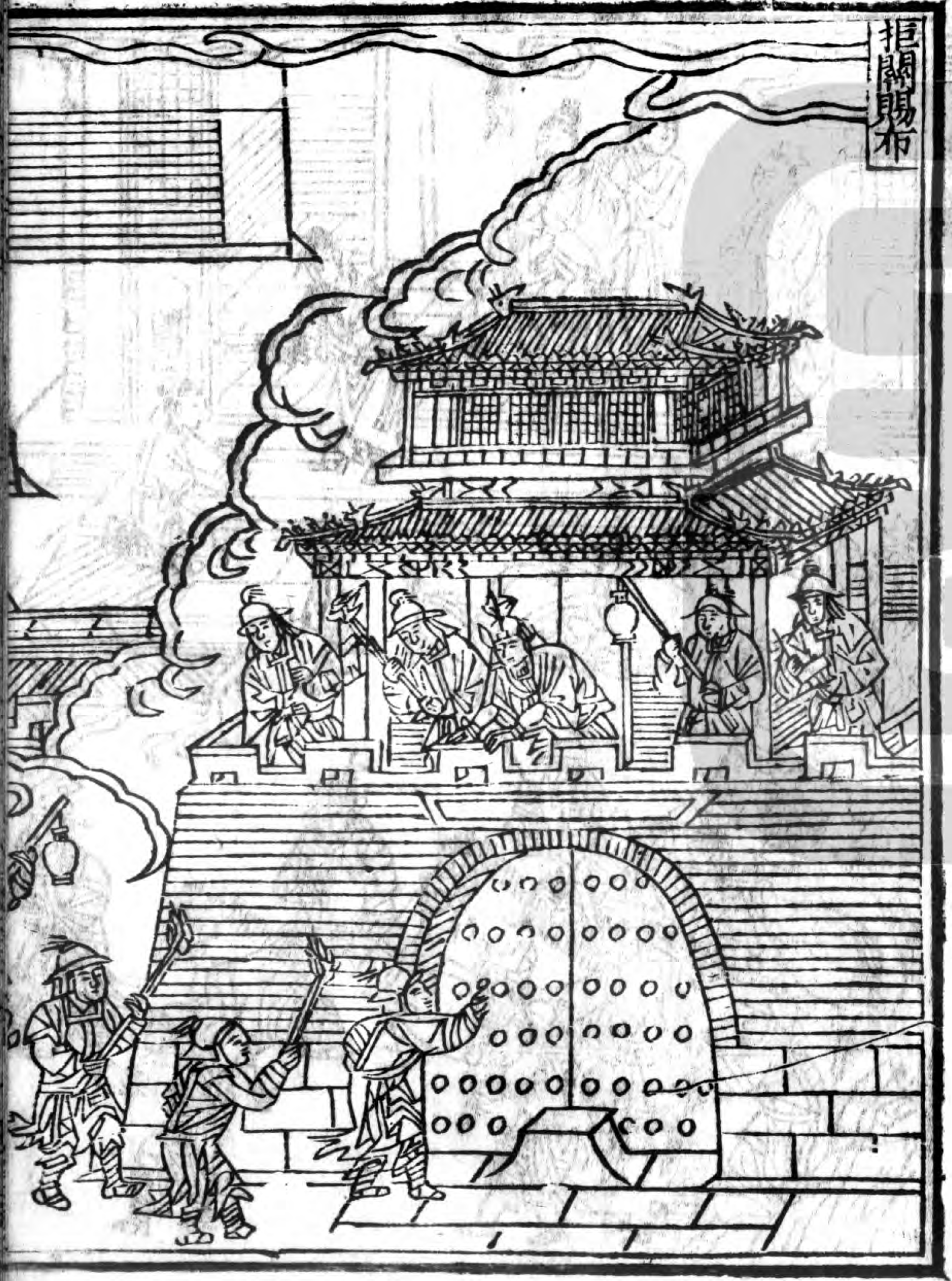
漢史紀。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閒。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疋。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解東漢史上。記光武皇帝。一日曾出去打獵。偶至夜深方回。那時城門已閉。光武至上東門。有箇守門官姓郅。名惲。閉門不開。不放車駕進入。光武道他不認得。着左右隨從的人。見面於門

閒使他識認。郅惲對說。這等深夜。火光遼遠。怎麼辨得真偽。終不開門。光武不得已。轉從東中門進入回宮。至次日早。郅惲又上書諫說。陛下以萬乘之尊。遠獵山林。晝日不足。以夜繼之。陛下縱自輕。其如社稷宗廟付託之重何。臣誠未見其可也。書奏。光武深嘉其言。賜布百疋。反將中東門的門官。降為參封縣尉。以其啓閉不嚴故貶之。蓋皇城門禁。最宜嚴謹。深夜啓閉。疑有非常。況天子以萬乘之尊。出入尤當戒備。故郅

古時唐堯為天子。著德于天下。隱士巢父獨臨水洗耳。不聞世事。堯也相容。不逼他做官。士人各有志願。我既不願出仕。何苦相逼迫乎。光武知其不可屈。歎息而去。又復引嚴光入禁中。與他論說往年故舊之情。相對累日。因與他共睡。嚴光不覺以足加在光武腹上。其忘分如此。明日靈臺官奏說。昨夜有一客星犯帝座星甚急。光武笑說。這非干變異。乃朕與故人嚴子陵共睡耳。夫光武既帝天下。則嚴光乃草野中之一

民耳光武只為他是賢士又是故人遂加三聘之禮親屈萬乘之尊任其張目疾言而不以為傲容其加足於腹而不以為侮殷勤款曲不復知有崇卑之分此其盛德含容為何如哉所以先儒說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非過美矣後來東漢二百年人心風俗皆以節義相高是光武之尊賢下士有以感發而興起之也



第十三 諫郅惲

惲之閉關不納。他豈不認的是光武。蓋欲因此以示儆耳。光武是創業之主。素謹周身之防。故於郅惲不惟不罪。且加賞焉。若如後世尋常之見。則中東門候必以順意蒙賞。而郅惲必以忤旨見罪矣

夜分講經
漢光武
太子

漢史。紀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
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
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養精神。優游自寧。
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解 東漢史上。記光武皇帝退朝之後。常常引公
卿及郎。將之有經學者與之講論經書中的義
理。至於夜半。方去歇息。皇太子見帝講論勞苦
恐過用了精神。乘空進諫說。陛下勵精圖治。固
有大禹成湯之明。而形神過勞。昧於黃帝老子

賞孫項令

養性之福。頤順養愛恤此身之精神。使常優游自寧。不可過於勞役。光武說。經書中義趣深長。我只見得這件事可樂。故常與群臣講論。不為疲倦也。蓋治天下之道。具於經書。而天下之可樂。莫如務學。光武雖以征伐中興。然非講明治道。則雖有天下。未必守也。惟光武有見於此。而急於講學。故能身致太平。而遺東漢二百年之業。其得於經理之助多矣

漢史紀光武時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匿主家及主出以奴驂乘宣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格殺之主還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即以頭擊楹帝令人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京師莫不震慄

解 東漢史上記光武時有姓董名宣者做在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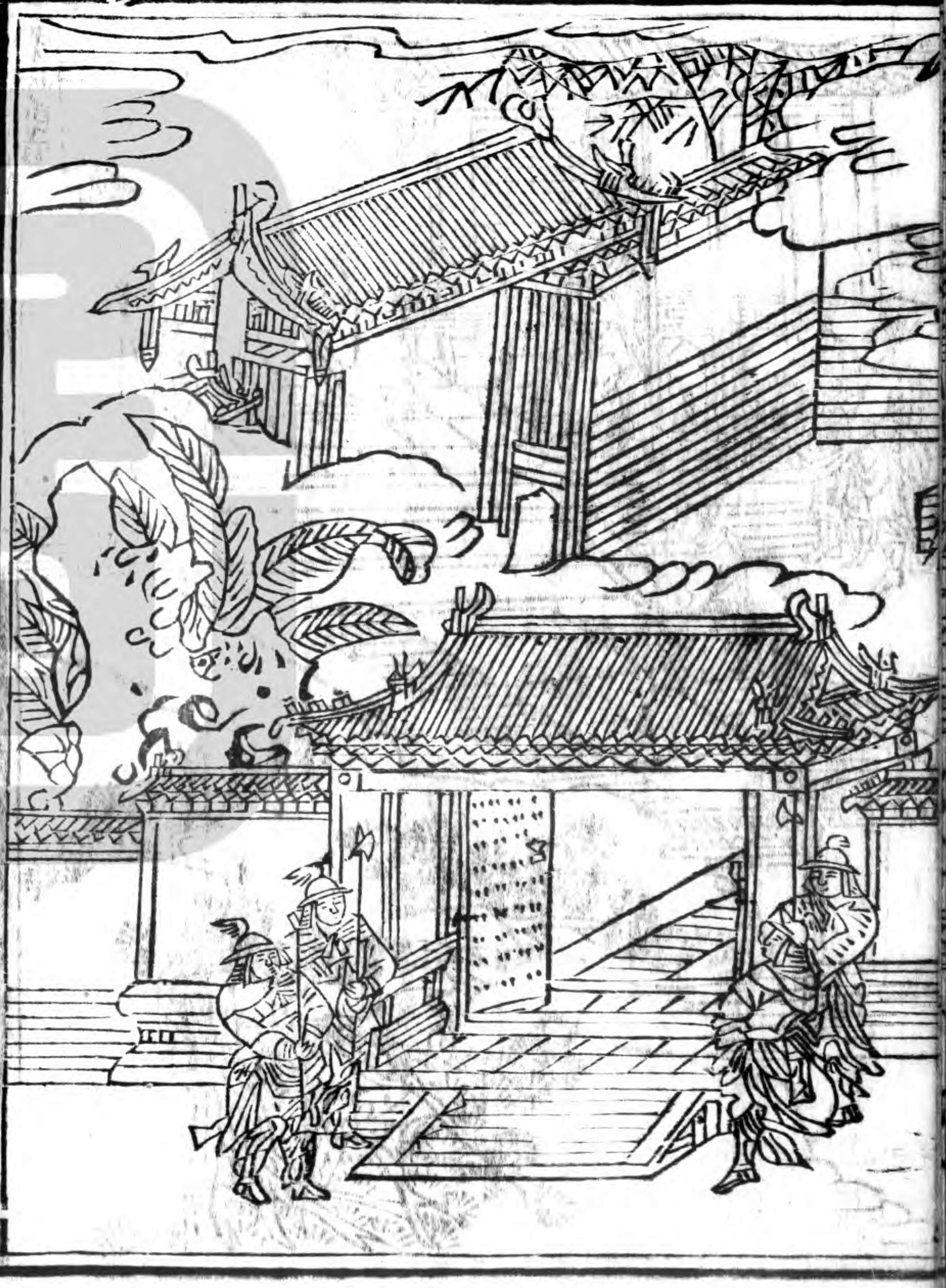
雒陽縣令。帝姊湖陽公主。有家人白日殺人。藏躲在公主家裡。官府拏他不得。一日公主出行。此奴在公主車上。董宣于路攔着公主的車。叩着馬不放過去。以刀畫地。大言數說公主的過失。喝奴下車。親手擊殺之。公主即時還宮。告訴光武。光武大怒。拏得董宣來要打殺他。宣叩頭說。陛下聖德中興。當以法度治天下。若縱奴殺人。不使償命。是無法度也。家奴犯法。尚不能治。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杖。請自殺便了。即

漢史紀明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解）東漢史上記明帝初登極時幸辟雍行古養老之禮辟雍即是今之國子監古來養老有三老五更的名色。三老是年高有德的。五更是更歷世事的。明帝舉行古禮。以其賢臣李躬為三老。以其師傅桓榮為五更。行禮既畢。乃引桓榮

等及辟雍中的生徒弟子。進入堂上。親與他講解經義。諸弟子亦手執經書。向帝坐前。問所疑難。其時冠帶縉紳之人。羅列在辟雍橋門外。觀禮聽講者。有億萬多人。其崇尚教化。而感動人心如此

愛惜郎官



漢史。紀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解 東漢史上。記明帝的姊館陶公主。在明帝上乞恩。要將他的兒子除授郎官。明帝不許。以公主的分上。不好直拒。乃賞賜他銅錢一千萬。以見厚他的意思。公主退後。明帝向羣臣說。天上有箇郎位星。可見這郎官之職。上應列宿。出去為宰。管着百里地方。責任匪輕。豈是容易做的。

必得其人。方可授之。若錯用了一箇不才的人。叫那百姓每都受他的害。豈我為民父母之意哉。今公主之子。賢否未知。我所以不肯容易許之也。夫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為民。不是可以做人情濫與人的。明帝於館陶公主之子。寧可以千萬錢賜之。以益其富。不肯輕授一職。以遺害於民。誠得聖王重官爵惜名器之意。史稱當時吏稱其官。民安其業。有由然哉

三國史紀諸葛亮隱於襄陽隆中。有王霸大略。劉先主聞其名。親駕顧之。凡三往。乃得見亮。因說先主以拒曹操。取荆州據巴蜀之策。先主深納其言。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解)三國史上。記諸葛亮初隱居于襄陽之降中地方。有興王定霸的才略。不肯出仕。人稱他為卧龍。蜀先主劉備聞其名。乃親自枉駕去見他。凡去三次。纔得相見。亮以道自重。不求仕進。

見先主屈尊重道誠意懇切如此。心懷感激遂委質為臣。因說先主以拒曹操。取荆州。據巴蜀的計策。先主以這計策甚善。深納其言。與他相處情好日益親密。當時先主有兩箇結義的兄弟。叫做關羽。張飛。見先主一旦與亮這等親密。心中不喜。先主勸解說。孤之有孔明。孔明是亮的字如魚之有水一般。魚非水。無以遂其生。我非孔明。無以成帝業。諸君既與我同心要興復漢室。不可不親厚此人也。願諸君勿再以為言。

李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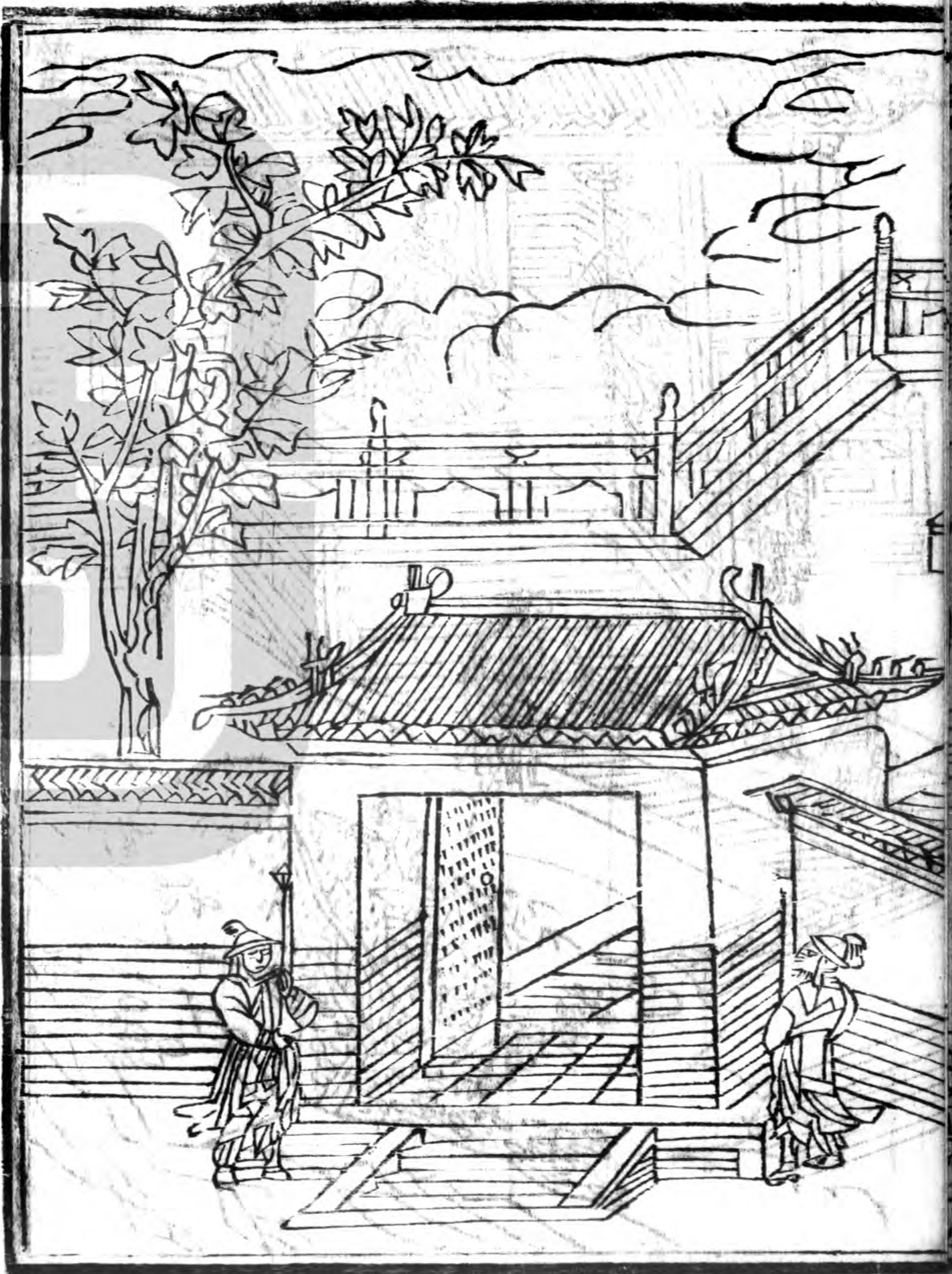
夫先主信任孔明。雖平日極相厚如關張。亦離間他不得如此。故孔明得展其才。結吳。拒魏。取蜀。當漢祚衰微之時。成三分鼎立之勢。其後又於白帝託孤。輔佐後主。觀其前後出師二表。千古之下讀之使人垂涕。蓋其心誠感激先主之恩遇。故鞠躬盡瘁而不辭也。後世稱君臣之間相親相信者。必以魚水為比。蓋本諸此云

梵衣示儉
梁武帝

晉史。紀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命焚之於殿前。詔中外。自今毋獻奇技異服

解 晉史上。記武帝初即位時。有太醫司馬程據者。以雉頭羽毛。織成裘襖來獻。帝見其過於華麗。恐長奢靡之風。命人以火焚之於殿前。以示已之不貴異物。不尚服飾也。又詔中外。自今以後。再不許將奇異技巧之物。及華美異樣的衣服來獻。盖人主之好尚。乃天下觀法所繫。不可不慎也。晉武禪位之初。承魏氏奢侈之後。欲矯

四十一 向大門



以節儉。故不焚於他所。而焚於殿前。要令衆庶共見之耳。然其意不出於至誠。故未久即變。孽后亂政。五王僭侈。而晉室南遷矣。孟子說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正此之謂也

留衲戒奢

宋史紀高祖微時嘗自於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其長女會稽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

解 六朝宋史上記高祖劉裕起初微賤時其家甚貧常親自在新洲上砍斫蘆荻那時穿一件碎補的衲襖乃其妻皇后臧氏親手縫成的及高祖登了帝位思想平生受了許多艱苦創下基業恐子孫不知不能保守乃将這衲襖付與他的長女會稽公主收藏囑付他說後来我的

子孫若有驕恣奢侈不知節儉的你可把這衣與他看使他知我平素曾穿這等衣服不得過求華美也大抵創業之君親歷艱苦知民間衣食之難愛惜撙節人又瞞他不得是以取於民者有制而用常有餘後来子孫生長富貴若非聰明特達者易流於奢靡輕用財帛而人又欺瞞得他冒破侵尅取於民者日多而用反不足至於橫征暴斂民窮盜起危其國家此宋高祖示戒之意也繼體之君若能取法祖宗自服御之近以至一應費用必考求創業時舊規要見當初每年進出幾多後来每年進出幾多在前為何有餘後来為何不足把那日漸加增之費一一革去則財用自然充積賦斂可以簡省民皆安生樂業愛戴其上而太平可長保矣

弘文開館

仁五十三　李印文

唐史紀太宗扵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
弘文館扵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
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
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
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解)唐史上記太宗扵弘文殿內聚經史子集書
四部有二十餘萬卷又扵殿旁開設一館就叫
做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
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各以原官兼弘

文館學士。處之館中。還教他輪番宿直。每朝罷便引世南等到內殿。與他講論那書中的言語古人的行事。或商量那時的政事該何如。屢常至夜半纔罷。夫太宗以武定天下。而好文如此。蓋戡亂用武。致治以文。太宗有見於此。故能身致太平。而為一代之英主也

書黏壁

唐史紀太宗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

解 唐史上記太宗一日向司空裴寂說道近日以来上書奏事者條件甚多朕将各衙門條陳的章奏取其言之當理者都黏在墻壁上庶一出一入常接於目便於朝夕省覽每思天下至大治之甚難如何纔有利於民如何纔不病於國思想起来至不能寐或到夜深時分纔去安

歇。此朕一念不敢怠荒之心也。公等為國大臣。分理庶政。亦當夙夜罔懈。恪供職事。以副朕惓惓圖治之意可也。昔孔子說。為君難。為臣不易。古語說。堯兢兢。舜業業。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若非為君者憂勤惕厲。主治於上。為臣者竭忠盡力。分治於下。欲求治平。豈可得哉。觀唐太宗告裴寂之言。即虞庭君臣交相儆戒之意也。其致貞觀太平之盛也。宜哉

中华古籍保护